# 結論

十九世紀黑格爾哲學發展成為一股顯學，在黑格爾哲學中沒有什麼無法被過渡，也沒有什麼無法被「一」所納入；面對如此龐大體系，眾多思想的煙火隨著黑格爾哲學的臻至高峰開始蠢蠢欲動：為何要進入體系？真的有一種無所不包的思想法則在主導一切嗎？更進一步來看，「揚棄」(*Aufhebung*)在人的生存處境裡代表怎樣的一種態度？既遠離同時保存自我，巴代耶在黑格爾的哲學裡看見人的畏畏縮縮，不敢豁出去的裝模作樣絆倒人向前衝的勇氣。嘲笑黑格爾哲學不代表巴代耶輕視其哲學的重要性，相反地，他看到了人竟然在自己建構的體系裡被曲解了，看見人的虛妄與自大。

另一方面，巴代耶繼續承接對於「上帝之死」的闡述：上帝被固定成永恆不變的模式，在進入不朽之前，上帝跳過了走向十字架的死亡階段，在逃避死亡難堪外表下回手將死亡的起因丟給人，藉著祈求上帝的慈悲，人所犯下的過錯才可能抵銷。從黑格爾的人學到基督宗教的人學，信心滿滿的人一下子落到卑躬屈膝，人還是受困在對至高他者的絕對引導，依舊害怕承擔風險，怕賠出少許，全盤皆輸。人需要的不是依靠，是並肩同行；如果同行者都撐不過，也只能相信自己，這樣的相信是非此或彼，以身博命，沒有兩全其美。而上帝呢？只能像是被

拱上祭壇的祭品，斷首之處兀自淌著血流，掙扎，在傷口處嗅得著一點點神聖的鮮美。

巴代耶透過「屠神」與「屠人」這把雙刃，不斷在其思想和著作中向我們揭示了信仰深刻的瘋狂，以及生命的內在性。作為當代思想的啟蒙者，筆者只能在本文中試著勾勒其精采思想的一小部份。那迸射的滾滾溶岩已打中入會者的腦杓，不知前不知後，卻妄想用一種愚人的勇氣，繼續探索這塊美麗而危險的瑰寶。